

家長介入行為影響青少年網路 正負面使用行為之研究^{*}

王嵩音^{**}

摘要

本研究從家長介入的觀點探討其對於青少年在網路上的正面或危險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家長多以限制型介入為主要策略，但是對於降低青少年在網路上涉及色情與暴力之危險以及社交危險行為並沒有效果。評價型介入著重於家長利用機會教育和青少年討論網路的相關議題，則能正向地影響青少年正面網路使用行為。因此身為家長在面對青少年子女的網路使用行為方面，若能以評價型的介入方法，較能促進青少年的網路的正面使用行為。

關鍵詞：青少年網路使用、家長介入行為、網路正面行為、網路負面行為

^{*} 作者感謝專題主編羅文輝教授以及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特此表達由衷謝忱。

^{**} 王嵩音為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Email: telsiw@ccu.edu.tw。

投稿日期：2015/11/25；通過日期：2016/07/19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網路普及率逐年攀升。根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TWNIC]) 公布 2015 年台灣共有 1,833 萬人有上網經驗，而全國可上網的家戶數超過 749 萬戶，比例達 89.2%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5)。2014 年 Google 與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針對國小到高中的青少兒進行網路安全調查報告指出，近五成青少年天天上網，近三成平日每天上網時間至少 3 小時，近三成假日平均上網時間至少 5 小時，顯示青少年對使用網路的高度依賴 (兒童福利聯盟，2014)。

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與台灣大哥大基金會 2010 年共同發表一份針對青少年網路社群使用的全國性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57.3% 的青少年同意「網路資料可任意複製使用且不須註明出處」，顯示台灣青少年普遍缺乏網路智慧財產權觀念。近七成的青少年不同意或不知道在網路上不應給別人自己的個人資料，透露出青少年的個人資料易於在網路上外洩的高度風險。超過六成的青少年不同意或不知道散布網路謠言是不對的。另外，47.5% 的青少年會對聊天室中想要認識孩童的陌生人有所警覺，但僅有 34.9% 青少年表示不喜歡和不認識的陌生人在聊天室聊天 (黃葳威，2010)。另有針對台灣青少年與家長的網路素養調查顯示親子間的確存有資訊科技落差，而青少年對於陌生網友的身分辨識及其提供訊息內容的分辨能力有限，而且對於陌生網友的警覺力也有待加強 (黃葳威，2014b)。

然而，網路並非僅具有負面影響。透過網路可以快速獲取多元化知識，並拓展國際視野，增進知識範疇 (Livingstone, 2003)。例如藉由網路來開拓青少年的視野，掌握關鍵能力，如能教導他們有效率地搜尋正確、有用的資訊，便可掌握資訊精緻化學習機會。網路已成為提升教學效果所專注的焦點 (Biesinger & Crippen, 2008; Rau, Gao, & Wu, 2008)。此外，網路「匿名性」和「去人性化」的特性可能造成正面和負面的影響。正面的影響是具有「免於受到限制的自由」(freedom from constraints)，讓使用者可以暢所欲言，但也可能造成「免於負責任的自由」(freedom from responsibility) 放任行為 (例如任意批評或詆毀他人) (Thurlow, Lengel, & Tomic, 2004)。研究也發現具有社交焦慮的人在網路上比較能建立關係，因為有較充

裕的時間編輯資訊，讓使用者更能控制和操控資訊的傳遞。現實社會社交能力不佳的人在網路的人際溝通會更有自信、更有效能、更自在（McKenna, Green, & Gleason, 2002）。

由於青少年大多在家使用電腦，要防範其免於網路的負面影響，家長的角色是相當重要的關鍵。家長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最主要的期望是能降低兒童青少年的網路危險。研究發現青少年在網路上容易成為隱私權受害者，但是僅使用網路的保護機制並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還需要家長的介入行為才可能降低子女在網路上揭露個人資料並提高隱私的保護（Lwin, Stanaland, & Miyazaki, 2008）。過往國內外有關家長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也都是著重於家長介入對於青少年網路危險行為的影響，卻甚少研究探討其對於青少年網路正向行為的影響。本研究因此試圖彌補文獻的缺失，並豐富此研究領域。

貳、文獻探討

一、家長介入行為

（一）家長介入行為的定義

家庭是青少年使用媒介最常發生的地點，家長（父母或其他監護人）基於照護的職責，介入子女媒介使用行為成為家長角色的重要一環。家長介入子女媒介使用行為（parental mediation）指的是家長針對子女的媒介使用行為所做的相關控制、管理行為，包括限制兒童觀賞某一內容的節目、限制兒童使用媒介的時間長短或者使用的時段、與孩子一起討論媒介內容、鼓勵兒童收看某一節目等等（王嵩音，2015）。家長介入對於子女至少可以產生三種正面的影響：(1) 協助子女分辨媒介世界的真、假；(2) 協助子女選擇媒介的內容和訊息；(3) 協助子女從媒介獲得有用的資訊（Austin, 1993）。

有關家長介入子女媒介使用行為可以分為兩種學派。第一種學派強調家長對於子女媒介使用行為應該訂定規則並限制其使用（Lin & Atkin, 1989）。另一種學派則不認為家長介入的唯一目的就是減少子女的媒介消費，因為家長涉入子女的媒介使用行為可有不同的面向。例如 Chaffee, McLeod, & Atkin（1971）提出「多元型家庭」（pluralist families）和「保護型家庭」（protective families）的親子溝通概念。保護型家庭注重子女順從與服從家長，因此採取家長主義式的規則，

減少子女暴露在媒介的環境中。而多元型家庭則採取較開放的態度，並沒有太多限制或規定，反而鼓勵子女表達意見並和家長溝通媒介的使用。早期的家長介入相關研究著重於電視媒體，近期因青少年日益依賴網路並深受其影響情況下，研究焦點逐漸轉向家長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之研究。

（二）家長介入行為類型

不同研究對於家長介入行為之類型各有不同的定義，從文獻知道已經有四種家長介入的型態被定義出來：第一種是限制型介入（restrictive mediation），另外也叫做時間規則制訂型（time rule making）（Bybee, Robinson, & Turow, 1982；Nathanson, 1999）。施行這種介入方式的家長會直接設定規則，或者限制觀看某種類型的節目內容。例如，家長限制只能在特定時間看電視，或者禁止子女看有色情內容的節目（Valkenburg, Krmar, Peeters, & Marseille, 1999）。

第二類為評價型介入（evaluative mediation），或稱指導型（instructive）或稱主動型介入（active mediation）（Austin, 1993；Bybee et al., 1982；Nathanson, 1999）。這種介入方式指的是和子女討論特定的節目內容，不管是在觀看當下或者事後。例如家長解釋現在電視上正發生了什麼事，而哪一類型的節目是作假的，而主角所做的事情哪些是好的，哪些又是不好的（Valkenburg et al., 1999）。

第三類介入類型是無目的型（unfocused mediation），這個概念主要源自於 Bybee et al.（1982），其內涵主要與 Valkenburg et al.（1999）所指的「社會型共視」（social co-viewing）相同，這主要是一種鬆散的（unstructured），隨意的（relaxed）取向，不具任何教育意圖。

第四類為共視（co-viewing）（Dorr, Kovaric, & Donbleday, 1989；Valkenburg et al., 1999），Valkenburg et al. 所謂的「共視」，指的是家長和子女一起觀看電視，但並不會針對節目內容來進行討論。

上述為針對子女電視使用行為的家長介入類型。在網路逐漸成為青少年生活上不可或缺的媒介之後，學術界開始探討家長是否也會運用與電視相同的介入類型。

Nikken & Jansz（2006）曾研究家長介入子女的電玩使用行為，發現和電視一致的三種介入行為：限制型（restrictive mediation）、

主動型 (active mediation)、共玩型 (co-playing)。網路使用和電視甚至電玩不同的是家長很難和子女共同使用網路 (例如無法共用螢幕和滑鼠)，也難以從旁監視子女使用網路行為。許多家長對於使用電腦或網路的能力不及子女，更造成介入的困難。

Welker (2005) 研究家長對於網路的態度，將家長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分成三種：限制型介入 (restrictive mediation)、主動型 (active mediation)、子女共視型 (parent-child coviewing)。研究發現家長較少使用限制型介入去規範子女的網路使用行為。

Eastin, Greenberg, & Hofschire (2006) 針對美國中西部青少年的母親作調查，發現母親們會運用五種方式介入其青少年子女的網路使用行為：評價介入、共視、時間限制、內容限制以及技術監視。其中使用頻率較高的為評價介入，最低的是時間限制。

Lee & Chae (2007) 則以 222 名韓國青少年為調查對象，分析四種介入方式 (時間限制、網站限制、網站建議與共用) 的效果發現採用建議與共用的介入方式對於子女線上學習的頻率有正面幫助。

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 探討家長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及其效果。他們調查美國 1,511 位 12 歲到 17 歲的青少年以及 906 位家長，發現家長會運用多重方式介入子女的網路使用行為。該研究將家長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分為四種方式：主動共用型 (active co-use)：家長陪同子女使用或討論網路，並限制子女部分網路行為 (例如提供個人資料、購物等)；互動限制型 (interaction restrictions)：家長限制子女使用郵件、上聊天室、使用即時通訊、玩線上遊戲、下載；技術限制型 (technical restrictions)：家長採取監視軟體、網站過濾機制等限制子女的網路使用；監視型 (monitoring)：家長檢查子女曾上過的網站及其電子郵件內容。研究發現受訪家長傾向運用「主動共用型」和「互動限制型」，而不採用技術限制。

Mesch (2009) 將家長介入子女的網路使用分為兩種類型，分別是限制型介入 (restrictive mediation) 與評價型介入 (evaluative mediation)。限制型家長會限制子女的媒介使用時間長度與內容，也會使用網站過濾機制以監控子女使用狀況，或查詢子女網路瀏覽記錄。而評價型家長多與子女討論網路內容，也包含家長將電腦擺放在公開的家庭場域，得與子女共同使用網路。該研究也發現超過七成家長採取限制型介入。

Leung & Lee (2012) 則以香港 9 至 19 歲之青少年為調查對象，將家長介入行為作為家長管教行為 (parenting style) 的一個面向，並未區分介入型態。結果發現家長介入程度越高，青少年越不會涉入網路危險 (被性騷擾、洩露隱私)，但是對於青少年接觸色情內容則沒有影響。

Lee & Chae (2012) 和 Lee (2013) 兩篇論文均針對韓國青少年及其家長所作之調查聚焦於限制型的介入行為所產生的效果。限制型介入包含九項家長對於其子女網路使用行為的限制，其中以限制透露個人資料和限制使用時間的程度最高。

Nikken & Jansz (2014) 則發現荷蘭家長會對年紀較大的兒童採取限制型介入。但同時也會增加主動型介入，而非單純的監控或限制。且家長也開始使用網路介入方式 (internet mediation styles)，例如使用社群網站或者與子女一同上網。

De Morentin, Cortés, Medrano, & Apodaca (2014) 調查八個國家的青少年進行跨國比較發現四個共同類型：禁止型、限制型、共用型、指導型，而比例最高的是禁止型，也就是禁止子女使用網路。

Chang et al. (2015) 採用歐盟兒童線上調查的測量方式，將家長介入型態分為主動共用、主動保護、監視、技術監測、限制等五種。

表 1 將過往相關研究統整為表格。綜合上述文獻可以發現雖然各個研究在家長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的類型與命名上有些差異，但是從測量的內容並參酌原本介入收視行為的類型，大致可以歸納為四大類。第一類是限制型 (restrictive)，包括限制上網時間、上網時段、上網內容、互動行為等；第二類是評價型 (evaluative)，使用的名稱包括主動 (active)、指導 (instructive)，包含親子討論和建議等；第三類是共用 (co-use)，與共視 (co-viewing) 意義一致；第四類是監視型 (monitoring)，包括運用網路過濾機制，或查看子女使用過的網站。其中限制型和評價型是所有研究共有的類型。本研究考量目前青少年多半是獨自使用網路，共用的比率不高，而透過技術監視並未涉及親子互動，因此採用限制和評價兩種類型作為介入行為的測量。

在國內研究方面，富邦基金會在 2008 年的調查顯示有 19.1% 兒童網路使用者的家長會限制青少年使用網路之時間及所瀏覽之網頁，35.2% 限制使用時間，4.1% 僅限制所瀏覽之網頁，亦即有過半數的家長會限制兒童瀏覽網際網路之時間，四成家長會限制所瀏覽網頁之

表 1：家長介入子女網路使用類型整理

研究者 (時間)	家長介入類型
Welker (2005)	1. 限制型 (restrictive mediation) 2. 主動型 (active mediation) 3. 子女共視型 (parent-child coviewing)
Eastin et al. (2006)	1. 指導介入 (instructive mediation) 2. 共視 (co-viewing) 3. 時間限制 (time restrictions) 4. 內容限制 (content restrictions) 5. 技術監視 (technologic monitoring)
Lee & Chae (2007)	1. 時間限制 (time limits) 2. 網站限制 (websites restriction) 3. 網站建議 (websites recommendation) 4. 共用 (co-use)
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	1. 主動共用 (active co-use) 2. 互動限制型 (interaction restrictions) 3. 技術限制型 (technical restrictions) 4. 監視型 (monitoring)
Mesch (2009)	1. 限制型 (restrictive mediation) 2. 評價型 (evaluative mediation)
Leung & Lee (2012)	家長介入行為 (四項包括時間限制、網站限制、網站建議、共用等加總)
Lee & Chae (2012)、Lee (2013)	限制型介入 (restrictive mediation) (九項包括時間限制、內容限制、限制提供個人資料、交友、網購、遊戲、登入會員以及裝設過濾軟體等加總)
Nikken & Jansz (2014)	1. 限制型 (restrictive mediation) 2. 主動型 (active mediation) 3. 共玩型 (co-playing) 4. 監視 (supervision) 5. 技術監視 (technical safety guidance)
De Morentin et al. (2014)	1. 禁止型 (inhibited mediation) 2. 限制型 (restrictive mediation) 3. 共用型 (co-viewing) 4. 指導型 (instructive mediation)
Chang et al. (2015)	1. 主動共用 (active use mediation) 2. 主動保護 (active safety mediation) 3. 監視型 (monitoring mediation) 4. 技術監測 (technical mediation) 5. 限制型介入 (restrictive mediation)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內容，另有四成家長不會對青少年使用網路之時間及瀏覽內容加以限制。和美、加的家長比較，台灣家長較重視時間上的限制（比美國的調查多一成），較不重視內容的限制（吳翠珍，2008）。該基金會會在2009年的調查則顯示47.7%的家長限制上網時間，18.9%限制上網內容（吳翠珍，2009）。兒童年齡越小管制越嚴。

此外，劉忠陽、余淑芬（2003）以台北市國小高年級學生為調查對象，發現大部分家長採取約束型（61.8%）和評價型介入子女的網路使用行為。學歷越高的家長則越會對網路內容加以評論。王嵩音（2015）以嘉義市的青少年為調查對象，也發現其家長以「互動限制型」介入行為的平均值為最高。另外一項針對台北市以及宜蘭的國中生所作之調查（Chang et al., 2015）則發現五種家長介入行為（主動共用、主動保護、監視型、技術監測、限制型介入）中以限制型介入最能降低青少年網路成癮行為。上述之研究多為地方性的調查結果，因此推論性受到限制。本研究以全國性隨機抽樣之樣本為調查對象，所得資料將能更具代表性的呈現實際的情況。這也是本研究的重要學術價值之一。依據前述文獻，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1：家長較傾向於採取限制型介入行為。

二、影響家長介入行為的因素

國內外文獻顯示家長對於子女網路使用的介入行為會受到了家長相關變項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也探討家長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是否會因家長人口學變項而有所差異。有研究發現家長的社經地位與介入行為無關（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但是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則越會對網路內容加以評論（劉忠陽、余淑芬，2003），或越會使用網路保護性措施（王嵩音，2015）。至於家長的性別或年齡方面，研究指出家長的年齡和性別與家長對於子女使用網路的規則制定並沒有關聯，但是年齡越輕的家長越會檢查子女上網紀錄，而父親較母親會檢查子女上網紀錄（Wang, Bianchi, & Raley, 2005）。但是也有研究發現母親較父親關心並瞭解子女是否涉入網路危險行為（Liau, Khoo, & Ang, 2008）。本研究採用的調查資料庫僅調查受訪青少年父親和母親的教育程度，因此提出下列假設：

H2a：家長介入行為會和父親的教育程度相關。

H2b：家長介入行為會和母親的教育程度相關。

此外，文獻也指出家長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也會因子女的性別、年齡而有所差異。在子女性別差異方面，過往研究的結果並不一致。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 以及 Lee (2012) 的研究並沒有發現子女性別和家長介入行為有關。但是別的研究則發現當子女為男性時，家長會比女性施行較嚴格的介入行為 (王嵩音, 2015; Eastin et al., 2006; Nikken & Jansz, 2014)。過往研究一致發現子女的年齡越小就會受到越多的家長介入；反之，當子女年齡越長則家長的介入程度就會降低 (王嵩音, 2015; Eastin et al., 2006; Lee, 2012; 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 Wang et al., 2005)。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3a：家長介入行為會和青少年子女的性別相關。

H3b：家長介入行為會和青少年子女的年齡相關，年齡越小介入程度越高。

三、家長介入對青少年網路使用行為之影響

過往有關家長介入對於兒童媒介使用行為的影響結果並不一致。不過許多研究也指出家長介入行為對於青少年是有幫助的。在電視使用行為方面的研究如果家長採取限制型介入的確會降低子女沉迷的機會，而採用共視介入則會增加收看時間，但也會增加收看教育性節目的機會。至於採取主動介入則可以降低子女接觸不適合的節目內容 (Vandewater, Park, Huang, & Wartella, 2005)。

家長介入對於子女看電視的影響是否也同樣適用於網路使用行為呢？家長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最主要的期望是能降低兒童或青少年的網路危險。因此絕大多數相關研究均探討家長介入對青少年負面的網路使用行為之影響。以下分別探討家長介入行為對於青少年負面和正面網路使用行為之影響：

（一）家長介入行為對青少年負面網路使用行為之影響

早期有研究發現限制型介入對於電視收視時間有效果但是對於網路使用時間則沒有效果（Rideout, Roberts, & Foehr, 2005）。國外研究指出家長往往高估了介入行為對於子女網路安全的效果（Liau et al., 2008），而家長限制子女使用網路的時間並不能夠有效的引導兒童正面的使用行為（Lee & Chae, 2007）。研究也發現家長無論是限制子女上網時間、監督子女上網內容，或是採取網路過濾機制，均和子女接觸網路色情無關（Mitchell, Finkelhor, & Wolak, 2001）。

Livingstone & Helsper（2008）以子女在網路上四種負面危險行為（接觸暴力內容、接觸色情內容、提供個人資料、與陌生網友接觸）做為介入行為效果的指標。其研究結果顯示家長採取互動限制（interaction restrictions）介入行為較能發揮效果，但是也只在避免子女接觸暴力和色情內容方面有效果。學者也提醒若家長採取較強硬的限制策略，反而會逼使子女去同學家或網咖使用網路，更無法監督（Khou, Liau, & Tan, 2006）。

研究發現青少年在網路上容易成為隱私權受害者，但是僅使用網路的保護機制並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還需要家長的介入行為，唯有運用主動評價介入的方式可以降低子女在網路上揭露個人資訊並提高隱私的保護（Lwin et al., 2008）。Youn（2008）研究也發現規則制訂（限制）型之家長介入與青少年對於隱私權關注程度並無直接相關聯，而評價型之家長介入會提高青少年對於網路隱私權的關注程度。也有研究指出如果家長能常和子女討論有關網路經驗能避免子女陷入網路危險（Berson & Berson, 2005；Facer, Sutherland, Furlong, & Furlong, 2003）。

但也有研究認為運用過濾或監視軟體管制網路的使用會較家長的介入行為更有效（Mitchell, Finkelhor, & Wolak, 2003）。實證的研究顯示，在家中制訂網路使用規則，但效果有限，因子女可能會隱藏所使用之網路內容。而採取評價型的家長介入確實能有效降低子女受到網路霸凌的風險（Mesch, 2009）。但有研究發現家長介入可以降低子女接觸網路色情與暴力內容，卻無法降低其受到網路性騷擾以及隱私侵犯的頻率（Leung & Lee, 2012）。

國內研究發現家長介入程度越低，子女越可能遭遇網路成癮、網路霸凌及憂鬱症等危害。反之，家長介入程度越高，可減低子女受到

網路負面影響 (Chang et al., 2015)。但是也有研究發現家長觀點的介入行為和子女網路危險行為沒有相關，而子女觀點的介入行為甚至可能會促使網路危險行為 (王嵩音, 2015)。

綜合上述，學者普遍認為評價型的介入行為是優於限制型的介入行為，因此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設：

H4：評價型家長介入行為較限制型家長介入行為降低青少年負面網路使用行為。

(二) 家長介入行為對青少年正面網路使用行為之影響

過往文獻幾乎沒有探討家長介入行為對青少年正面網路使用行為之影響。唯一研究為 Lee & Chae (2007) 針對韓國小學高年級學生的調查發現，如果家長越常推薦網站給子女或越常和子女一起使用網路，則其子女越常會上網搜尋教育有關的資訊。本研究提出最後一項假設如下：

H5：評價型家長介入行為較限制型家長介入行為提升青少年正面網路使用行為。

參、研究方法

一、抽樣

本研究採用科技部傳播調查資料庫第一期第三次調查計畫之青少年調查樣本 (9 歲至 17 歲) 為資料作二手分析。調查時間為 2014 年 5 月 3 日至 2014 年 6 月 20 日。本次調查總計回收 1,959 份有效樣本，在 95% 信賴水準下，抽樣誤差小於 2.21%。為使樣本更符合母體結構，故以性別、年齡、鄉鎮市區層之母體比例進行交叉加權。

青少年調查採用分層兩階段叢集抽樣法。首先，以「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六期之鄉鎮市區分層方法進行分層，在各層母體比例計算完成後，本次調查原定回收 1,600 份有效樣本 (實際調查回收 1,959 份有效樣本)，故以 1,600 份樣本依比例進行各層國小、國中、

高中／高職之樣本數量配置。在各層中各類型學校（國小、國中、高中、高職）樣本數配置完成後，再以每一所抽中學校大約訪問 30 位學生來計算各層需抽取之各類學校數量。在各層中各類型學校抽取數量配置完成後，將各層各類型學校由南至北、由西至東進行排序，並再以等距抽樣抽取出學校。在被抽選之學校中，以隨機亂數之方式抽取出兩個班級，第一抽取出之班級為優先訪問班級，第二抽選出之班級為備用樣本，若第一抽選出之班級無法訪問或樣本數不足 30 份時，則調查訪問第二抽選出之班級。

二、變項測量

（一）家長介入行為

家長介入行為則參考國內外文獻並斟酌效、信度以及題數的限制，分為限制型介入（restrictive mediation）和評價型介入（evaluative mediation），各有三個題項。限制型的題項為：「規定上網的時段」、「規定上網時間長短」、「禁止上某些網站」。評價型的題項為：「會陪同上網並討論網路心得」、「會一起聊網路的趣聞」、「會鼓勵上網」。量表採用李克特四點量表計算，分為「經常」、「有時」、「很少」、「從未如此」此四個程度，「經常」設定為 4 分，「偶而」設定為 3 分，「很少」設定為 2 分，「從未如此」設定為 1 分，回答方式是請受訪青少年依據其家長平時介入網路使用的情況，擇一答案回答。量表經因素分析結果萃取出二個類型，分別可以命名為「限制型」和「評價型」介入行為。各因素的信度也達非常可信的程度。量表之效度與信度之檢驗如表 2。

（二）網路正向與負向使用行為

本研究參考並修訂 Livingstone & Helsper（2010）針對英國 9 歲至 17 歲青少年的調查，以複選題項詢問受訪者上網的正向和負向使用經驗。經挑選後將 10 個題項進行因素分析，獲得兩個負面行為因素和一個正向行為因素，其信度均已達可信之程度。因素分析和信度測試結果詳見表 3。各面向題項加總後即為三種網路使用行為的數值，

表 2：家長介入行為之因素分析與信度測試

家長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量表	因素命名	
	限制型	評價型
家長會規定孩子什麼時候可以上網，什麼時候不行 (53.7%)	0.90	0.03
家長會限制我上網時間的長短 (58.3%)	0.89	-0.04
家長會禁止我上某些網站 (38.1%)	0.61	0.17
家長會陪我一起上網、並會討論使用網路的情形和心得 (22.7%)	0.07	0.85
家長會和我一起聊網路發生的趣聞或事件 (45.6%)	0.07	0.82
家長會鼓勵我上網 (15.8%)	0.05	0.68
特徵值	2.19	1.70
解釋變異量	36.53%	28.30%
總解釋變異量	64.84%	
平均值	2.50	1.99
標準差	0.81	0.70
Cronbach's α	0.74	0.70

註：(1) 表中各因素內的數值為因素負荷量。(2) 各題項括號內的數值為回答「有時」和「經常」之百分比。

其中社交危險和正面行為數值範圍是 0 至 3，而色情暴力危險之數值範圍是 0 至 4。

(三) 人口學變項

本研究假設家長介入行為會和家長以及青少年本身之人口特徵有關。家長之人口學變項包括父親和母親的教育程度。青少年的人口變項則包括性別和年齡。

(四) 控制變項

本研究也考量青少年網路正負面使用行為會和其上網的時間以及網路技能有關，因此將之列為控制變項。上網時間的測量是詢問受訪青少年平均每日網路使用時間。而網路技能則參酌文獻 (Durdell & Haag, 2002) 設計以六個題項之李克特量表測量。網路技能量表之效、信度測試詳見表 4。

表 3：青少年網路正負面使用行為之因素分析與信度測試

網路正負面使用行為之題項	因素命名		
	色情與暴力危險	社交危險	正面行為
上色情的網站 (7.5%)	0.70	0.06	0.13
玩暴力的線上遊戲 (19.7%)	0.70	-0.03	0.04
傳送色情影片或圖片給他人 (2.7%)	0.64	0.22	-0.11
不小心上到暴力的網站 (9.7%)	0.52	0.45	0.13
在網路上遇到性騷擾 (7.2%)	0.04	0.76	0.01
和不認識的網友打電話或約見面 (5.7%)	0.19	0.69	0.05
在網路上曾提供個人資料給他人 (14.8%)	0.18	0.58	0.28
作學校作業 (77.6%)	0.10	-0.05	0.79
學習新事物 (語言等) (38.0%)	0.09	0.08	0.69
閱讀新聞 (33.4%)	-0.07	0.33	0.62
特徵值	1.75	1.62	1.61
解釋變異量	17.50%	16.15%	16.12%
總解釋變異量	49.76%		
Cronbach's α	0.53	0.53	0.54

註：(1) 表中各因素內的數值為因素負荷量。(2) 各題項括號內的數值為回答「有做過」之百分比。

表 4：青少年網路技能之因素分析與信度測試

網路技能題項	因素負荷量
我有能力用不同的搜尋引擎找資料 (3.90)	0.78
我有能力從網路下載文字資料到電腦儲存起來 (3.77)	0.79
我有能力從網路下載影音資料到電腦儲存起來 (3.61)	0.76
我通常有辦法到相關網站找到想要的內容 (4.02)	0.78
我有能力分辨網路訊息有沒有用 (3.95)	0.66
我有能力從網路下載應用程式 (Apps) (3.81)	0.69
特徵值	3.33
總解釋變異量	55.44%
平均值	3.84
標準差	0.65
Cronbach's α	0.83

註：(1) 表中因素內的數值為因素負荷量。(2) 各題項括號內的數值為平均數。

肆、研究發現

一、描述統計

受訪之 1,959 位青少年年齡是從 9 歲至 17 歲。其中男性有 1,022 人，占 52.2%；女性有 937 人，占 47.8%。受訪者之父親教育程度以高中（職）占最多數，有 570 人，比例占 36.8%；其次為大學（院），有 290 人，比例占 18.7%；第三為專科（二、三、五專），有 245 人，比例占 15.8%。三者占全部受訪者比例為 71.3%。受訪者之母親教育程度同樣以高中（職）占最多數，有 643 人，比例占 41.2%；其次大學（院），有 309 人，比例占 19.8%。第三為專科（二、三、五專），有 289 人，比例占 18.5%；三者占全部受訪者比例為 79.5%。

受訪青少年中有 89.3%（1,749 人）使用網路。他們平均每日網路使用時間為 171 分鐘（相當於 2 小時又 51 分鐘）。若以不同年齡的青少年的網路使用時間則發現 14 歲的受訪青少年平均每日使用網路時間最長（211.5 分鐘），而 9 歲的受訪青少年平均每日使用網路時間最短（116.5 分鐘）。受訪青少年的網路技能平均值為 3.844 為普通到同意的程度，其中以有辦法到相關的網站找到想要的內容為最高，而以有能力從網站下載影音資料到電腦儲存起來為最低（表 4）。

至於受訪青少年在網路上作過的正面行為頻次依序為「做學校作業」（77.6%）、「學習新事物」（38.0%）、「閱讀新聞」（33.4%）。而受訪青少年在網路上作過的負面行為依頻次高低則分別是「玩暴力的線上遊戲」（19.7%）、「在網路上曾提供個人資料給他人」（14.8%）、「不小心上到暴力的網站」（9.7%）、「上色情的網站」（7.5%）、「在網路上遇到性騷擾」（7.2%）、「和不認識的網友打電話或約見面」（5.7%）、「傳送色情影片或圖片給他人」（2.7%）（表 3）。

二、家長介入行為及相關因素

在家長介入行為方面，從表 2 結果顯示，受訪青少年回答其家長最常使用的介入行為依經常和有時比例的順序是「家長會限制我上網時間的長短」（58.3%）、「家長會規定我什麼時候可以上網，什麼時候不行」（53.7%）、「家長會禁止我上某些網站」（38.1%）。此

三項皆被歸類於「限制型」的介入行為。而最低的比例是「家長會鼓勵我上網」（15.8%）。另外從平均值觀察，限制型介入行為平均值（2.50）顯著的高於評價型介入行為平均值（1.99）（ $t = 21.31, p < 0.001$ ）。因此假設 H1 成立，台灣青少年的家長的確較傾向採取限制型介入行為。

本研究使用逐步迴歸分析方法驗證青少年及其家長之人口特徵和家長介入行為的關聯。首先在家長的人口學特徵方面，資料分析結果顯示（見表 5）父親的教育程度和兩種家長介入類型都不相關，因此假設 H2a 不成立。而母親的教育程度與限制型介入（ $\beta = 0.15, p < 0.001$ ）以及評價型介入（ $\beta = 0.13, p < 0.001$ ）均呈現顯著正向關係，因此假設 H2b 成立，受訪青少年母親的教育程度越高，其家長就越常採取限制型和評價型介入行為。

在青少年的人口學變項方面，表 5 顯示青少年之性別與限制型介入（ $\beta = 0.12, p < 0.001$ ）呈現正相關，意即越是男性，其家長就越常採取限制型介入行為。至於在評價型介入行為方面，與限制型介入相反，青少年之性別（ $\beta = -0.07, p < 0.01$ ）和評價型介入達顯著負相關，意即越是女性，其家長就越常採取評價型介入行為。假設 H3a 成立。此外，青少年年齡（ $\beta = -0.30, p < 0.001$ ）與限制型的介入行為達顯著負相關。也就是說青少年年齡越小，其家長就越常採取限制型介入行為。假設 H3b 也成立，且與國內外研究結果相當一致。

表 5：家長和青少年人口特徵和介入行為分析

限制型介入行為				
變數	B	標準誤	Beta (β)	t 值
青少年年齡	-0.12	0.01	-0.30	-12.24***
母親教育程度	0.10	0.02	0.15	5.87***
性別	0.20	0.04	0.12	4.95***
R = 0.36		Adjusted R ² = 0.13		
評價型介入行為				
變數	B	標準誤	Beta (β)	t 值
母親教育程度	0.08	0.02	0.13	4.92***
性別	-0.10	0.04	-0.07	-2.74**
R = 0.15		Adjusted R ² = 0.02		

** $p < 0.01$, *** $p < 0.001$

三、家長介入對於青少年負面網路使用行為之影響

青少年負面網路使用行為有兩個面向，分別是色情暴力危險以及社交危險。因此本研究將分別使用三階層迴歸方法分析青少年家長介入對於青少年正面網路使用行為之影響。同樣地，第一階層輸入家長和青少年人口特徵，包括父親和母親的教育程度，以及青少年的性別和年齡。第二階層輸入青少年網路技能以及上網時間。第三階層則輸入家長限制型介入行為和評價型介入行為。

首先在色情暴力危險行為方面，表 6 的資料顯示第一階層分析中性別 ($\beta = 0.36, p < 0.001$) 和年齡 ($\beta = 0.18, p < 0.001$) 影響均達顯著，即男性和年齡越大，越會上網接觸色情與暴力的內容。而家長的教育程度則完全沒有影響。第二層輸入網路技能和上網時間之後，除了青少年的性別 ($\beta = 0.34, p < 0.001$) 和年齡 ($\beta = 0.13, p < 0.001$) 的影響依然達到顯著的程度。而網路技能 ($\beta = 0.09, p < 0.001$) 以及上網時間 ($\beta = 0.08, p < 0.01$) 對於青少年網路負面行為也有正向的顯著影響。青少年上網時間越長且網路技能越強，則越會在網路接觸暴力與色情內容。第三階層輸入家長限制型介入以及評價型介入之後，青少年性別 ($\beta = 0.34, p < 0.001$)、年齡 ($\beta = 0.12,$

表 6：家長介入與青少年網路負面使用行為之階層迴歸分析（色情暴力危險）

預測變項	階層一 β 值	階層二 β 值	階層三 β 值	允差	VIF 值
性別	0.36***	0.34***	0.34***	0.95	1.05
年齡	0.18***	0.13***	0.12***	0.82	1.21
父親教育程度	-0.00	-0.00	0.00	0.58	1.72
母親教育程度	-0.01	-0.00	0.01	0.58	1.73
網路技能		0.09***	0.10***	0.85	1.18
上網時間		0.08**	0.08**	0.90	1.11
限制型介入			-0.03	0.84	1.20
評價型介入			-0.05	0.94	1.06
Adjusted R^2	0.155	0.014	0.002		
F 值	65.02***	48.54***	37.18***		

** $p < 0.01$, *** $p < 0.001$

$p < 0.001$)、上網時間 ($\beta = 0.08, p < 0.01$) 和網路技能 ($\beta = 0.10, p < 0.001$) 的影響依然顯著。而兩種家長介入行為則都沒有影響。

整體而言，在第一階層中，只投入人口特徵因素時，能解釋的變異量為 15.5%。第二階層再加上網路技能和上網時間的預測力，解釋變異量增為 16.9%。第三階層加上家長介入行為，解釋量增為 17.1%。此外，經過共線性檢測，所得之 VIF 皆小於 2 之標準，顯示沒有共線性之問題。

接下來在社交危險的負面行為方面，表 7 的資料顯示第一階層分析中只有年齡 ($\beta = 0.19, p < 0.001$) 影響達顯著，即青少年的年齡越大，越會從事網路社交危險行為。而家長的教育程度則完全沒有影響。第二層輸入網路技能和上網時間之後，除了青少年的年齡 ($\beta = 0.13, p < 0.001$) 的影響依然達到顯著的程度。而網路技能 ($\beta = 0.12, p < 0.001$) 以及上網時間 ($\beta = 0.09, p < 0.01$) 對於青少年網路負面行為也有正向的顯著影響。青少年上網時間越長且網路技能越強，則越會在網路從事社交危險行為。第三階層輸入家長限制型介入以及評價型介入之後，青少年的年齡 ($\beta = 0.13, p < 0.001$)、上網時間 ($\beta = 0.09, p < 0.01$) 和網路技能 ($\beta = 0.12, p < 0.001$) 的影響依然顯著。而兩種家長介入行為則都沒有影響。

整體而言，在第一階層中，只投入人口特徵因素時，能解釋的變

表 7：家長介入與青少年網路負面使用行為之階層迴歸分析（社交危險）

預測變項	階層一 β 值	階層二 β 值	階層三 β 值	允差	VIF 值
性別	-0.04	-0.06	-0.0596	0.95	1.05
年齡	0.19***	0.13***	0.13***	0.82	1.21
父親教育程度	-0.00	-0.00	-0.00	0.58	1.72
母親教育程度	0.04	0.04	0.045	0.58	1.73
網路技能		0.12***	0.12***	0.85	1.18
上網時間		0.09**	0.09**	0.90	1.11
限制型介入			-0.02	0.84	1.20
評價型介入			-0.02	0.94	1.06
Adjusted R^2	0.034	0.021	0.001		
F 值	13.46***	14.69***	11.12***		

** $p < 0.01$, *** $p < 0.001$

異量為 3.4%。第二階層再加上網路技能和上網時間的預測力，解釋變異量增為 5.5%。第三階層加上家長介入行為，解釋量增為 5.6%。此外，經過共線性檢測，所得之 VIF 皆小於 2 之標準，顯示沒有共線性之問題。

上述結果顯示假設 H4 不成立，無論是限制型介入或評價型介入均不會降低青少年負面網路使用行為。

四、家長介入對於青少年網路正面使用行為之影響

本研究運用三階層之階層迴歸統計方法分析青少年家長介入對於青少年正面網路使用行為之影響。第一階層輸入家長和青少年人口特徵，包括父親和母親的教育程度，以及青少年的性別和年齡。第二階層輸入青少年網路技能以及上網時間。第三階層則輸入家長限制型介入行為和評價型介入行為。表 8 呈現階層迴歸之統計結果。

第一階層迴歸分析中，青少年的性別 ($\beta = -0.17, p < 0.001$) 和年齡 ($\beta = 0.37, p < 0.001$) 的影響均達顯著，即女性和年齡越大，越會上網從事正面行為。而父親的教育程度 ($\beta = 0.07, p < 0.05$) 和母親的教育程度 ($\beta = 0.08, p < 0.05$) 也都對於正向行為的影響達顯著程度。青少年家長的教育程度越高，越會在網路做正面行為。第二層輸入網路技能和上網時間之後，除了父親教育程度之外，青少年的性別 ($\beta = -0.20, p < 0.001$) 和年齡 ($\beta = 0.29, p < 0.001$) 以及母親的

表 8：家長介入與青少年網路正面使用行為之階層迴歸分析

預測變項	階層一 β 值	階層二 β 值	階層三 β 值	允差	VIF 值
性別	-0.17***	-0.20***	-0.18***	0.95	1.05
年齡	0.37***	0.29***	0.28***	0.82	1.21
父親教育程度	0.07*	0.04	0.05	0.58	1.72
母親教育程度	0.08*	0.07*	0.07*	0.58	1.73
網路技能		0.25***	0.23***	0.85	1.18
上網時間		0.01	0.00	0.90	1.11
限制型介入			-0.07**	0.84	1.20
評價型介入			0.11***	0.94	1.06
Adjusted R^2	0.177	0.055	0.012		
F 值	76.08***	71.48***	57.43***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教育程度 ($\beta = 0.07, p < 0.05$) 的影響依然達到顯著的程度。而網路技能 ($\beta = 0.25, p < 0.001$) 對於正向行為也有正向的顯著影響。青少年網路技能越強，則越會在網路從事正向的行為。但是上網時間長短並不會影響青少年網路正面使用行為。第三階層輸入家長限制型介入以及評價型介入之後，青少年性別 ($\beta = -0.18, p < 0.001$)、年齡 ($\beta = 0.28, p < 0.001$)、母親教育程度 ($\beta = 0.07, p < 0.05$) 和網路技能 ($\beta = 0.23, p < 0.001$) 的影響依然顯著。而兩種家長介入行為的影響正好相左。家長限制型介入行為 ($\beta = -0.078, p < 0.01$) 可以顯著負向預測青少年網路正面使用行為，而家長評價型介入行為 ($\beta = 0.11, p < 0.001$) 則可以顯著正向預測青少年網路正面使用行為。也就是說，家長越不常採取限制型介入行為且越常採取評價型介入行為，則青少年越會在網路上從事做作業、學習和閱讀新聞等正面的行為。因此假設 H5 成立。評價型家長介入行為較限制型家長介入行為可以提升青少年正面網路使用行為。

整體看來，在第一階層中，只投入人口特徵因素時，能解釋的變異量為 17.7%。第二階層再加上網路技能和上網時間的預測力，解釋變異量增為 23.2%。第三階層加上家長介入行為，解釋量增為 24.4%。此外，經過共線性檢測，所得之 VIF 皆小於 2 之標準，顯示沒有共線性之問題。

伍、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針對國內 9 歲至 17 歲的青少年進行全國性的隨機抽樣，探討其網路的使用行為，並著重在探討家長介入行為對於青少年正面和負面使用行為的影響。以下為本研究之重要發現與討論。

首先，在本研究蒐集的青少年樣本中近九成使用網路，比例相當高。而平均每日上網的時間近三小時（171 分鐘）。另一份由政治大學數位文化行動研究室、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與台灣大哥大基金會共同發表之調查則指出青少兒（8 至 16 歲）週末每日平均上網時間為 4.04 小時，週日則為 2.31 小時（黃葳威，2014a）。從這些相近的數字可知台灣青少年對於網路的依賴程度相當高。

至於青少年在網路使用行為方面，受訪青少年回答做過或遇過負向的網路行為主要為接觸色情與暴力的內容。有近三成青少年會玩

暴力的線上遊戲或上暴力的網站，也有一成青少年會上色情的網站或傳送色情的圖片或影片給他人。研究已指出網路色情內容不僅是青少年最常接觸的色情素材，也對青少年的性態度和性行為產生相當大的負面影響（羅文輝、吳筱玫、向倩儀與劉蕙苓，2008）。也有研究透過訪談色情網站使用者，發現受訪者會將色情資訊呈現的親密行為當成一種學習方式。因此色情資訊會產生教導涵化的效果（黃葳威，2012）然而透過政府機制管制網路色情資訊不僅難以遏止效果有限，且有違言論自由之虞；因此資訊的選擇權應還諸於使用者，並藉由家長運用管制模式，來幫助其未成年之子女免於受到色情資訊之影響（葉慶元，1997.12）。青少年回答作過負面的網路行為還涉及社交的危險。近一成五曾經在網路上提供個人資料給他人，顯示青少年缺乏個資保護意識。青少年也會受到網路性騷擾，而女性青少年在網路上遇到性騷擾的比例顯著高於男性（8.5% vs. 4.5%， $\chi = 13.237$ ， $p < 0.001$ ）。另也有 5.7% 青少年會和不認識的網友打電話或見面。表面上此比例並不高，但如果推估到全體上網青少年（總數約 218 萬人），其中則有超過 10 萬青少年可能會陷入網路社交危險。2014 年台北市家防中心統計近三年台北市性侵案件，其中因網路、APP 等交友管道而遭網友性侵害的個案平均占全部案件中的 8%，而 2014 年之案件數也創新高（洪欣慈，2014）。社會新聞中亦常出現如「網友播種國三女孕吐嚇壞老師」（程炳璋，2015）等案例。此現象值得社會各界加以重視並防範。

超過九成青少年在家庭使用網路（黃葳威，2014a），因此家長介入行為對於防止青少年接觸網路危險資訊更形重要。研究結果發現青少年的家長最常使用的介入行為是「限制型介入」，也就是限制網路使用的時間、時段以及使用的網站。研究資料也顯示年齡越小的青少年，家長會越常進行限制型介入，符合假設，也和吳翠珍（2009）以及王嵩音（2015）之研究一致。由此觀之，青少年發展越後期，越不會受到家長的介入影響。此外，青少年的性別也影響家長介入行為。男性較會受到家長限制型的介入，而女性則較會受到評價型的介入，顯示家長對於不同性別的子女在網路使用的管制上的確會有差異。這也符合假設並和國內外研究結果一致。

在家長的人口特徵方面，母親的教育程度和家長介入行為有正向關係，但是父親的教育程度則沒有關聯。國內研究也顯示父母的教

育程度越高則越傾向評價型介入方式（劉忠陽、余淑芬，2003）。家長教育程度高，可能較具備區辨網路內容好壞的技能，也較能洞悉網路的負面影響，因此較會採取介入行為以避免兒女受到網路的負面影響。國內外文獻也指出家長認為網路的負面影響越大，就越會採取積極的介入行為（王嵩音，2015；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而針對父、母親在介入的角色方面呈現不一致的結果，這可能是多數家庭是由母親承擔較多教養子女的責任使然。國外研究也發現母親較父親關心並瞭解子女是否涉入網路危險行為（Liau et al., 2008）。

如前所述國內外研究針對家長介入型態所產生的效果都偏重在網路的危險（負面）行為方面的效果。本研究則發現限制型介入多以限制時間為主要策略，但是對於降低青少年在網路上涉及色情與暴力之危險以及社交危險行為完全沒有效果。這和國內（王嵩音，2015）以及國外部分研究（Lee & Chae, 2007；Mitchell et al., 2001）結果一致。本研究也發現家長越少採取限制型介入，青少年越會上網從事正面行為。此結果突顯了限制型介入的缺失。台灣青少年家長限制型介入反映了華人家庭教養方式偏向於訴諸父母權威「控制」（control）與「管」（guan）的概念取向（Chao, 1994）。而研究顯示家長約束子女行為的程度越高，親子之間的矛盾就越高（吳明燁，2016）。因此家長一味地限制子女上網，只會造成親子衝突，也可能使得子女想辦法避開家長上網，讓家長更難監督，自然無法產生效果。

評價型介入則著重於家長鼓勵子女上網，並利用機會教育和青少年討論網路的相關議題，依據過去文獻比限制型介入較可以有效降低子女涉入網路危險行為。但是本研究卻發現家長評價型介入也無法降低青少年在網路上涉及色情與暴力之危險以及社交危險行為。可能的原因是家長的網路技能不及子女，或不一定能完全瞭解該如何引導（De Morentin et al., 2014）。國內有研究顯示親子之間存有資訊使用素養的數位落差，九成家長對於爸媽可否正確引導孩子上網行為持正面看法，但是有四成三以上青少兒卻抱持相反意見（黃葳威，2012）。再者，青少年使用網路的行為受到同儕影響可能高於家長。心理學者 Harris（1995）提出「團體社會化理論」（theory of group socialization），強調父母對小孩的影響很微弱，而同儕團體不論是在青少年行為上的學習模仿或自我認同上都具有關鍵性影響。國內研究發現家長對網路使用的態度與同儕網路使用影響力交互作用影響國中

生網路成癮程度，而父母反對網路使用下，同儕網路使用對國中生網路成癮之影響越高（吳璦安，2014）。建議未來研究能納入同儕影響因素進行觀察。較樂觀的是本研究發現評價型介入能正向地影響青少年正面網路使用行為。此發現符合假設且與文獻一致。因此身為家長在面對青少年子女的網路使用行為方面，使用限制的策略並不是最好的方法，若能以評價型的介入方法，較能促進青少年的網路的正面使用行為。

本研究也發現青少年的性別和年齡與其網路的正負面使用行為相關。女性較會從事正面行為，而男性則特別會在網路上接觸色情與暴力的內容。因此建議學校、家庭等相關單位在針對青少年網路使用的輔導上應考量性別的差異。對於女性青少年可加強宣導網路性騷擾的因應方法，針對男性則須強化其內容的選擇。此外，網路使用時間和網路技能都和網路的負面行為高度相關，也就是說青少年的網路技能越強，或花在網路上的時間越長就會接觸色情與暴力的內容，也越會從事社交危險行為。此結果呼應學者 Lee & Chae（2012）的呼籲，青少年在提升其網路技能之餘，應該要學習更多避免受到網路隱私侵犯等的素養課題，以避免網路負面的影響。

綜而言之，網路科技已是台灣青少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網路可以拓展青少年的學習視野，卻也很容易讓青少年暴露於不當的資訊或內容，或是成為網路安全的受害者。本研究顯示家長採取限制網路使用的策略並不能夠有效的引導其正面的使用行為。因此建議家長應該多花時間陪伴子女上網，並一起討論網路的使用規範，協助青少年建立正確的網路使用行為。最重要的是需要透過學校、社會以及家庭等各方面的努力，培養青少年批判並反省網路內容的能力，方能降低網路可能產生的不良影響，並促使網路正面效益的產生。

在研究限制方面，因為調查資料庫的問卷題項有限，許多概念的測量雖然在效、信度方面達到標準但仍嫌不夠完整。例如家長介入的測量只能局限於兩種介入型態，而青少年網路正面使用行為也僅有一個面向。此外，家長介入行為會受到一些相關因素的影響，包含家長的管教方式（Fujioka & Austin, 2002）、家庭傳播型態（Youn, 2008）、家長對於網路的態度（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等。建議未來研究可以更細緻地探討影響家長介入行為的因素及其所產生的效果。

參考書目

- 王嵩音（2015）。〈父母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之研究〉，《中華傳播學刊》，27：37-65。
- 吳明燁（2016）。《父母難為：台灣青少年教養的社會學分析》。台北市：五南。
- 吳翠珍（2008）。《2008年全國青少年媒體使用行為調查報告》。台北市：富邦文教基金會。
- 吳翠珍（2009）。《2009年全國兒童媒體使用行為調查報告》。台北市：富邦文教基金會。
- 吳瓊安（2014）。《父母長輩對網路使用態度與同儕網路使用支持性交互作用影響國中生網路成癮》。成功大學行為醫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兒童福利聯盟（2014）。〈Google × 兒盟「兒少網路安全計畫」正式啟動〉。上網日期：2015年9月5日，取自 http://www.children.org.tw/news/advocacy_detail/1159
- 洪欣慈（2014）。〈網路交友快 占北市性侵案8%〉。上網日期：2015年8月20日，取自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webs/20141003003282-260405>
-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5）。《2015年台灣無線網路使用狀況調查報告書》。台北市：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 程炳璋（2015）。〈網友播種 國三女孕吐嚇壞老師〉。上網日期：2016年8月23日，取自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903000605-260106>
- 黃葳威（2010）。〈2010台灣青少兒上網安全長期觀察報告〉。上網日期：2015年6月5日，取自 <http://61.220.24.212/thesis/Study/007.pdf>
- 黃葳威（2012）。《數位時代資訊素養》。新北市：威仕曼文化。
- 黃葳威（2014a）。《青少兒網路社群與數位智財權、個人隱私調查報告》。上網日期：2015年6月5日，取自 <http://61.220.24.212/thesis/Study/003.pdf>
- 黃葳威（2014b）。《數位世紀傳播生態》。新北市：揚智。
- 葉慶元（1997.12）。〈網路色情之管制：從傳統之管制模式出發〉，「中

- 央研究院社會所第二屆訊科技與社會轉型研討會」論文。台灣，台北。
- 劉忠陽、余淑芬（2003）。〈群集偵測法之運用——以父母介入兒童網路使用行為之關係為例〉，《傳播管理學刊》，4(2)：53-72。
- 羅文輝、吳筱玫、向倩儀、劉蕙苓（2008）。〈網路色情與互動性活動對青少年性態度與性行為影響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5：35-70。
- Austin, E. W. (1993).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active parental mediation of television content.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37, 147-158.
- Berson, L., & Berson, M. (2005). Challenging online behaviors of youth: Findings fro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young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ew Zealand.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3, 29-38.
- Biesinger, K., & Crippen, K. (2008). The impact of an online remediation site on performance related to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proficiency. *Journal of Computers i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Teaching*, 27, 5-17.
- Bybee, C. R., Robinson, D., & Turow, J. (1982). Determinants of parental guidance of children's television viewing for a special subgroup: Mass media scholar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26, 697-710.
- Chaffee, S., McLeod, J. M., & Atkin, C. K. (1971). Parental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 media us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4, 323-340.
- Chang, F. C., Chiu, C. H., Miao, N. F., Chen, P. H., Lee, C. M., Chiang, J. T., et al. (201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mediation and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adolescents, and the association with cyberbullying and depression. *Comprehensive Psychiatry*, 57, 21-28.
- Chao, R. K. (1994). Beyond parental control and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 Understanding Chinese parenting through the cultural notion of training. *Child Development*, 65, 1111-1119.
- De Morentin, J. I. M., Cortés, A., Medrano, C., & Apodaca, P. (2014). Internet use and parental mediation: A cross-cultural study. *Computers & Education*, 70, 212-221.

- Dorr, A., Kovaric, P., & Doubleday, C. (1989). Parent-child coviewing of televis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33, 35-51.
- Durndell, A., & Haag, Z. (2002). Computer self efficacy, computer anxiety, attitudes towards the Internet and reported experience with the Internet, by gender, in an East European sampl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8, 521-535.
- Eastin, M. S., Greenberg, B. S., & Hofschire, L. (2006) Parenting the Interne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6, 486-504.
- Facer, K., Sutherland, R., Furlong, R., & Furlong, J. (2003). *Screenplay: Children and computing in the home*. London: Routledge.
- Fujioka, Y., & Austin, E. W. (2002). The relationship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to parental mediation styl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9, 642-665.
- Harris, J. R. (1995). Where is the child's environment? A group socialization theory of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102, 458-489.
- Khoo, A., Liau, A., & Tan, E. (2006). *What do I say to my net-savvy kids? Internet safety issues for parents?* Singapore: McGraw-Hill.
- Lee, S. J. (2012). Parental restrictive mediation of children's Internet use: Effective for what and for whom? *New Media & Society*, 15, 466-481.
- Lee, S. J. (2013). Parental restrictive mediation of children's Internet use: Effective for what and for whom? *New Media & Society*, 15, 466-481.
- Lee, S. J., & Chae, Y. G. (2007). Children's Internet use in a family context: Influence on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parental mediation.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10, 640-644.
- Lee, S. J., & Chae, Y. G. (2012). Balancing participation and risks in children's Internet use: The role of Internet literacy and parental mediation.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5, 257-262.
- Leung, L., & Lee, P. S. N. (2012). The influence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Internet addiction and parenting styles on Internet risks. *New Media*

- & *Society*, 14, 117-136.
- Liau, A. K., Khoo, A., & Ang, P. H. (2008). Parental awareness and monitoring of adolescent Internet use. *Current Psychology*, 27, 217-233.
- Lin, C. A., & Atkin, D. J. (1989). Parental mediation and rule making for adolescent use of television and VCR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33, 53-67.
- Livingstone, S. (2003). Children's use of the Internet: Reflections on the emerging research agenda. *New Media & Society*, 5, 147-166.
- Livingstone, S., & Helsper, E. J. (2008). Parental mediation of children's Internet use.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2, 581-599.
- Livingstone, S., & Helsper, E. J. (2010). Balancing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in teenagers' use of the Internet: The role of online skills and Internet self-efficacy. *New Media & Society*, 12, 309-329.
- Lwin, M. O., Stanaland, A. J. S., & Miyazaki, A. D. (2008). Protecting children's privacy online: How parental mediation strategies affect website safeguard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Retailing*, 84, 205-217.
- McKenna, K. Y. A., Green, A. S., & Gleason, M. E. J. (2002). Relationship 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What's the big attrac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8, 9-31.
- Mesch, G. S. (2009). Parental mediation, online activities, and cyberbullying. *Cyber Psychology & Behavior*, 12, 387-393.
- Mitchell, K. J., Finkelhor, D., & Wolak, J. (2001). Risk factors for and impact of online sexual solicitation of youth. *JAMA*, 285, 3011-3014.
- Mitchell, K. J., Finkelhor, D., & Wolak, J. (2003). The exposure of youth to unwanted sexual material on the Internet: A national survey of risk, impact, and prevention. *Youth & Society*, 34, 330-358.
- Nathanson, A. I. (1999). Identifying and expla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mediation and children's aggress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6, 124-143.
- Nikken, P., & Jansz, J. (2006). Parental mediation of children's video game playing: A comparison of the reports by parents and children.

- Learning Media & Technology*, 31, 181-203.
- Nikken, P., & Jansz, J. (2014). Developing scales to measure parental mediation of young children's Internet use. *Learning, Media and Technology*, 39, 250-266.
- Rau, P. L. P., Gao, Q., & Wu, L. M. (2008). Using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high school education: Motivation, pressure, and learning performance. *Computers & Education*, 50, 1-22.
- Rideout, V., Roberts, D., & Foehr, U. (2005). *Generation M: Media in the lives of 8-18 year-olds. Executive summary*. Menlo Park, CA: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 Thurlow, C., Lengel, L., & Tomic, A. (2004).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the Internet*. Thousand Oaks, CA: Sage.
- Valkenburg, P. M., Krcmar, M., Peeters, A. L., & Marseille, N. M. (1999). Developing a scale to assess three styles of television mediation: "Instructive mediation," "restrictive mediation," and "social coviewing".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3, 52-66.
- Vandewater, E. A., Park, S.-E., Huang, X., & Wartella, E. A. (2005). "No-you can't watch that" parental roles and young children's media us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8, 608-623.
- Wang, R., Bianchi, S. M., & Raley, S. B. (2005). Teenagers' Internet use and family rules: A research not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7, 1249-1258.
- Welker, J. K. (2005). *Parental perceptions of control: A study of parental mediation of children's Internet use at hom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Regent University, Virginia Beach, VA.
- Youn, S. (2008). Parental influence and teens' attitude toward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The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42, 362-388.

Adolescents'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ternet Use: The Role of Parental Mediation

Song-In Wang*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whether parental mediation can predict Taiwanese adolescents' positive (educational) and negative (risky) Internet us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a nationwide random sample of 1,959 adolescents aged 9 ~ 17.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majority of parents employed higher levels of restrictive mediation strategies than evaluative mediation strategies. Moreover, neither restrictive nor evaluative mediation strategies were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negative Internet use. However, evaluative mediation positively predicted educational Internet use. Implic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adolescents' Internet use, parental mediation, educational use of the Internet, online risks

*Song-In Wang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Chiayi, Taiwan.

